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

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

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

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

比諠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龍  
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  
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  
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

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  
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  
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  
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  
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

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  
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  
于岱宗親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  
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  
辨風正俗氣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  
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  
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  
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  
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畱也張竦  
以為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  
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為齊王

畫者王問畫孰竄難竄易曰犬馬竄  
難鬼魅竄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  
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  
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  
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  
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太山太守應劭撰

不見不見也

不可勝入也

難與親也

難與親也

風俗通義前序

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

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

俗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

著述多引以為證今罕見全本錫學

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一體書也尚

缺焉三衢毛希聖挈來橫強錫守劉  
平父一見以此勉之遂編梓于學客  
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以此意激予跋  
語予深嘉文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  
為形道賀敬因其請而題于篇首云  
大德丁未中和節行都水監李果題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第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第二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五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夔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衍禮卷第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第四 山羊臨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汝南戴幼起

十反卷第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鄧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子

河内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内太守司徒穎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十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儀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

聲音卷第六

商 角

宮 徵

羽 損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簫

箎

簫

籟

菝

荻

窮通卷第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詠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第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鷄

殺狗磔邑四門

臘

禊

怪神卷第九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郟城陽景王祠

九江浚道有唐居山名何命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第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目錄終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

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

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

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

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談者人

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絲素

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  
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  
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  
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  
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矣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  
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  
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

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  
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  
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  
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  
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  
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  
地力種藝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  
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堯帝堯

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



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

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  
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  
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  
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  
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

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  
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  
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  
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  
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鷦五  
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  
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  
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  
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

生豈不暗采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  
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  
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  
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  
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  
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  
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五伯不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

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  
右脅二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鬻熊  
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  
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  
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王因為張儀所欺客死  
於秦至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  
百一十六載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  
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  
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  
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  
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  
迫蠻貊內笮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  
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二非盛  
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  
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  
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所相

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  
安為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  
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  
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  
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  
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  
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驂驅騶耳之乘西謁西  
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

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  
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鑿扁  
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恠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  
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者帝告我晉國且  
夫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  
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  
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  
遊于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  
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  
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見在帝側屬  
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  
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  
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  
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  
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  
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今主君射熊罷皆死簡  
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  
令主滅二卿夫熊罷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一筭  
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  
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  
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見主  
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

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  
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  
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  
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  
一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  
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  
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  
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

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止左任介乘奄  
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  
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廼以汾水灌其城  
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  
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  
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  
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  
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  
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

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  
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  
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  
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  
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  
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  
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

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  
以火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  
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  
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  
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  
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  
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  
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  
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下楚共

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  
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  
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䟽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

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饜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又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 皇霸卷第一 終

風俗通義皇極卷第一  
夫風俗之興衰，繫乎人心之正邪。人心之正邪，繫乎君德之厚薄。君德厚則人心正，人心正則風俗興。君德薄則人心邪，人心邪則風俗衰。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餘則教化成，教化成則風俗美。此風俗通義皇極卷第一之義也。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漢

汝南應劭撰

安平天下昔變一  
吳姑曰明一新安程榮校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曰五夫也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無夫之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  
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  
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  
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  
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  
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  
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泰山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  
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  
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  
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鬣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

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隋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  
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  
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  
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  
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剋

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  
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  
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著  
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  
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  
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  
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

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  
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  
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  
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  
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  
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  
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  
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

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  
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  
泰山者云謂壘處尅石文牒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  
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  
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  
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  
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  
乎烏號焉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

地鳥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鳥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

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古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卽仙人王喬者也而縣生靈感其德風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友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慈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  
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  
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  
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  
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  
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  
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

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  
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  
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  
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  
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慮義神農黃帝堯舜  
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  
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  
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

害足井上鉄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

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



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  
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  
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  
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  
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  
六月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  
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  
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

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  
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卽位就  
未央幸前殿下赦今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  
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  
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  
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  
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  
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  
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

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  
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  
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  
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  
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  
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  
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輿材官騎士十餘萬

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  
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  
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  
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  
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  
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  
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  
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  
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

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  
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  
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  
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  
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者舊洽聞親  
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  
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愆小疵耶  
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

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  
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  
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  
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  
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  
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  
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  
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

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芻襲氍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今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

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鬪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

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恐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如其

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劔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

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  
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  
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  
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璽丞相將軍  
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  
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

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  
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  
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  
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  
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  
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

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竒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

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窞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



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穿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

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狸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土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與父來爲中丞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取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  
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  
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  
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  
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  
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  
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衣服  
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  
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爲妨害父母服申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  
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荅曰齊

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超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終

風俗通義愆禮卷第三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毋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  
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  
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亾親同年會遇於此乃  
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  
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  
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  
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  
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  
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  
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  
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  
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  
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  
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  
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  
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蚕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  
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  
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  
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  
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

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  
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校亦  
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  
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  
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  
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澗  
池間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

還之禮也。臣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臣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苟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

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美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今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

同作所非然穎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  
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  
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  
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  
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邴人失兄子  
臯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  
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

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脍  
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  
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  
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羨而食井上苦  
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  
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  
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

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  
伯卧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  
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  
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  
屬坐作鬼恠且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

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  
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  
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窟深山  
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  
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  
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  
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  
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



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  
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踏食止  
大壘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亾不列  
服位春秋齊米以敬文而不敬今二千餘年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  
下牀聞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  
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  
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

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倖倖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  
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

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篋昇

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將以

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

而巳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

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醜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為哉

風俗通義衍禮卷第三終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

食然水太內圓眼... 漢汝南應劭撰

古博于天即... 明新安程榮校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僞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暉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

原任... 卷之四  
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出於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于戶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

譽未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歎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稍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歎於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歎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指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士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  
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  
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  
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  
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論  
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  
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  
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  
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  
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  
稜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  
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  
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  
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  
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

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  
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  
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  
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  
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  
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  
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  
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

到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  
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  
乏佐服其義勇獲輿養之數日蘇輿乃知非其  
家郎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  
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  
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

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毋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毋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

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間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

天常進止由已孰使較之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耶規後為中郎將督

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况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為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

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  
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闖茸何所  
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  
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  
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  
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  
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  
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楊惲勲著王室言事過差  
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  
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  
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  
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  
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其子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髮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諸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南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躡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  
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  
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  
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  
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  
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  
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  
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

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

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  
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  
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家下  
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  
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  
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  
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

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罷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  
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  
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  
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  
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  
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

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  
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  
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  
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  
無也  
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恐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  
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嘗亟推問

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

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二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終



千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  
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  
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  
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遠累祖卿尹好學  
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  
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  
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  
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遠由此辟公府博

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衮號爲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自威都俱合純懿  
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  
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  
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  
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  
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

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  
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  
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醴神坐  
瀕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  
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  
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  
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  
旣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

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莫酹下困餬口  
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  
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  
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  
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  
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爲議郎慕孟  
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  
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  
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

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  
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  
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  
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

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自行子產有四凡在他  
姓尚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  
族乎抗爽言以拒厚音抑所生以爲已高忍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今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  
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  
客殺繫望自効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



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高唐今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王世人誤之猶以為

高唐故郡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王世人誤之猶以為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霍用其人石碻惡之而後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屬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麋猶不恐况弟

乎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  
薄矣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乾闥衛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典泰山太守周乘子居  
宜且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  
哀子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  
辭其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  
絲棼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  
藟并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  
蓬敷墳栢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  
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  
側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  
盛孔叔留隨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  
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  
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  
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  
為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

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懃關其祀紀夫  
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囂然要  
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  
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  
祭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  
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

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今恩偏  
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踈一也  
祈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關  
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  
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

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  
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  
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  
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  
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  
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  
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頰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表隗意亦非之然彈糾  
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  
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虛傳通義 卷之五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  
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  
且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  
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為後薛丞因前自  
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  
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  
祖為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  
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

猶御者不為後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為  
乘馬御訓群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  
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  
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  
在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  
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  
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  
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唐休通書 卷之五 九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爲捷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况所奏耳  
目不聰明股肱椽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  
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  
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重頃被疾病念存首  
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皇家幸能爲統得去實  
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

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

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儀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恠之誠薄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于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

元年月蝕災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  
可握災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  
災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  
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  
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  
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  
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  
公有善言災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  
旋日書曰天威棗謔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

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  
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  
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  
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  
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  
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  
俵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俵位極人臣視



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昏  
饋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在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繼訖匡陳起  
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  
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  
爲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蜨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今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風俗通義 卷之五  
十一  
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  
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  
是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  
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  
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  
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  
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斲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  
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第五 終

卷之四